

# 工具类名词作量词的语法化过程及机制

## ——以“笔”为例

彭风婷, 张宏国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 安徽 合肥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 摘要

汉语量词体系十分丰富, 其中由具有实体形态的工具类名词借用而来的量词, 可称为工具量词。这类词语在人类认知的作用下, 经过长期的语言演变, 逐步获得了语法功能。“笔”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兼具工具属性与语法功能的高频词汇, “笔”在现代汉语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笔”的本义为逻辑起点, 采用历时研究方法考察其语法化过程,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认知语言学的隐喻与转喻, 进一步探究工具类名词用作量词的语法化机制。

### 关键词

“笔”, 语法化, 转喻, 隐喻

# The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Tool Nouns as Classifiers

## —A Case Study of “Bi”

Fengting Peng, Hongguo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Received: March 15, 2026; accepted: April 13,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 Abstract

The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 is notably rich, encompassing a category known as instrumental classifiers, which are derived from notional nouns representing physical tool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human cognition and long-term linguistic evolution, these instrumental words have gradually acquired grammatical functions. The word “bi” (pen) serves as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As a high-

frequency lexical item possessing both instrumental attributes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ality, “bi” holds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Modern Chinese. Tak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bi”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mploys a diachronic research method to examine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concept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s by which instrumental nouns are used as classifiers.

## Keywords

“Bi”, Grammaticalization, Metonymy, Metapho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何孟谦和邓时忠在《谈谈现代汉语中借自名词的量词》中提到有一群量词, 它们是从名词中临时或永久借过来的量词, 它们或被称为兼用量词, 或临时量词, 或借用量词[1]。显然, 工具量词也属于这一类量词。工具量词是指将表示工具的名词借用于计量或计数, 从而具备量词功能与语法属性的一类词[2]。这种由名词向量词功能转化的过程, 本质上是一种语法化过程。过国娇的《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历时考察及成因探析》和《汉语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认知机制》中就探讨了工具名词作动量词的语法化成因及认知机制[3][4]。但学界对工具名词借用作名量词这一重要子类的共时特征、语法化路径与功能泛化机制尚缺乏典型个案分析。工具类名词“笔”的历时演变轨迹, 可以为工具名词的语法化提供典型个案分析: 其本义为书写所用的实体工具,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逐渐脱离原有的实体义, 逐步形成稳定的量词用法, 可用于计量财物、交易、人情等具体与抽象事物, 最终发展为兼具语法与计量功能的工具量词。不过现有研究大多只关注“笔”作为量词的语义特征和搭配情况, 没有系统地探讨它语法化的完整过程及核心机制。本文聚焦“笔”的语法化现象, 结合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及网络语料, 重点分析它的演变机制, 希望能够清晰展现工具类名词语法化的内在演变机制, 为工具类名词语法化的整体研究提供具体且扎实的例证, 也希望能对汉语学习者精准掌握“笔”的用法提供理论支撑。

## 2. 汉语“笔”的共时层面用法

### 2.1. “笔”作名词

在现代汉语中, “笔”最基础、最核心的用法仍是其本义, 即表“书写、绘画的工具”。此时, “笔”属于典型的可数名词, 具备完整的名词语法功能, 既能独立充当句法成分, 也可与定语、数量成分搭配使用, 语义始终指向具体的实体工具。具体而言, 其句法功能可体现为多种形式。如:

- (1) 这支笔有一个特别宽的尖, 写起来笔划很粗, 尤其适用于签名。(《人民日报》)
- (2) 在此买笔, 免费刻字, 馈赠礼品, 鹏城纪念。(《市场报》)
- (3) 字头偏旁熟练后, 笔顺原则记在心。(《人民日报》)
- (4) 我们说衡量一支笔的好坏, 主要是两个方面: 使用价值和外观形式。(《人民日报》)

例(1)至例(4)中, “笔”分别充当主语、宾语、定语, 并与数量短语搭配使用, 这些用法共同构成了

“笔”作为名词的核心语法特征。

## 2.2. “笔”作量词

除名词用法外,“笔”在现代汉语中还承担着量词功能。根据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笔”作量词时,通常出现于“数词+笔+名词”的固定结构中,依据其修饰对象的差异,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用于款项或与款项相关的事物,如例(5);二是用于计量汉字的笔画数量,如例(6);三是用于书画艺术领域,用以表示技能或作品的数量,如例(7)[5]。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对“笔”量词用法的总结并不全面,后文将结合具体语言实例,对量词“笔”的用法进行更为系统、细致的梳理与探讨。

(5) 这两笔生意、三言两语,谈笑之间就成了交。(《狼烟》)

(6) 一个“义”字虽然只有三笔,有时却要用一个人的生命去写。(CCL网络语料)

(7) 他同时又是多才多艺的,能写字下棋,还会画几笔山水画。(《人民日报》)

总体而言,“笔”在共时层面所呈现的名词与量词双重功能分布体系,并非孤立存在的语言现象,而是其历时语法化过程在现时语言中的固化与呈现:既保留了其本义所承载的实体工具痕迹,也承载着语法化进程中层层叠加的认知语义拓展。这种共时层面的功能特征,也为我们后续探究“笔”的历时演变脉络、厘清其功能演化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 3. 汉语“笔”的历时演变过程

### 3.1. “笔”的词源

“笔”源于繁体字“筆”。《说文解字》中记载:“聿,所以书也。”“筆,秦谓之筆,从聿,从竹。”[6]这两句话既清楚点明了“筆”的核心功能是书写工具,还揭示其字形构造逻辑:“聿”是古代对书写工具的统称,表工具义,“竹”则表明其材质多为竹制。因此“笔”的本义就是竹制的书写工具。语法上来看,“笔”最初是名词,多做宾语。这一原生属性成为它后来语法化的起点。如:

(8) 关吏执笔书劾。(《列女传》)

例(8)中“关吏”为句子主语,指负责关卡守卫、稽查的官吏,明确了动作的发出者;“执”为谓语动词,意为“手持、握持”,精准体现了人与“笔”之间的动作关联;“笔”充任谓语动词“执”的宾语,是整个动作的支配对象,直接指代“书写用的竹制工具”,语义具体。

### 3.2. “笔”的词义虚化

“笔”的词义虚化兴起于宋朝,这一演变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宋朝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市井贸易、官方文书记录以及文人书法创作活动日益频繁,“笔”作为当时社会生活与文化创作中的核心书写工具,其使用场景不再局限于“实体工具”的范畴,而是逐渐向“与工具相关的动作”扩展,语义也随之慢慢脱离具体的实体指称,“笔”从指代具体的书写工具,转变为描述与书写动作相关的语法成分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此时的“笔”,语义已出现初步虚化,既可以用来指单次零散的书写动作,也可以用来指连贯完整的书写或绘画动作。如:

(9) 至王黼秉政,率作此中字,必须再呈,其不与者,则加一笔而为申。(《鸡肋编》)

(10) 须是一笔一画都依他底,久久自然好去。(《朱子语类》)

(11) 故爱宾称唯王献之能为一笔书,陆探微能为一笔画。(《图画见闻志》)

(12) 张文潜诗只一笔写去, 重意重字皆不问。(《朱子语类》)

(13) 答书一笔而成, 真中国奇才也。(《隋唐野史》)

例(9)和例(10)中的“一笔”并非指物理意义上的一只笔, 而是脱离了实体工具的语义, 指代一次落笔完成的线条或笔画, 精准展现出书写过程中的单次零散动作。这一语义演变源于人类语言认知的天然规律, 人们习惯用工具来指代与工具相关的动作, “笔”作为书写工具, 自然会被用来指代书写动作。同时, 由于一次落笔完成的线条或笔画本身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人们也会用“一笔”来描述连贯完整的书写或绘画动作, 如例(11)、例(12)和例(13)中的“一笔画”、“一笔写去”或“一笔而成”, 这些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只用一笔写完或画完, 而是通过动作过程代动作结果的认知关联, 描述一气呵成的书写或绘画的状态, 强调从起笔到收笔的整体动作。进一步体现了“笔”的语义虚化。

此外, 除了描述书写动作外, 随着语义虚化的不断推进, “笔”还可以用来描述具体的标注动作和抽象的事物处理动作, 语义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如:

(14) 公取班簿视不才监司, 每见一人姓名, 一笔勾之, 以次更易。(《宋名臣言行录》)

(15) 二三十年功名富贵, 转盼成空, 何不一笔勾断, 寻取自家本来面目, 万劫常住, 永无堕落。(《钱氏私志》)

(16) 遂将前后爰书, 一笔抹杀。(《万历野获编》)

(17) 其实时文也是散文的一体, 何必一笔抹倒!(《孽海花》)

例(14)记载的是某位大臣整顿吏治的举措, 句中“公”指这位大臣, “班簿”指记载官员姓名、职位的名册, “监司”指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 语境核心是大臣查看名册, 罢免不称职的监司官员。其中“一笔勾之”描述的是实实在在的具体标注动作, 此处的“笔”虽仍与实体工具存在微弱关联, 但语义重心已转向“勾”这一动作本身——大臣用笔画线勾画名册上不称职官员的姓名, 通过这一书写标注动作, 明确需要罢免、更换的官员, 核心是通过书写动作完成去除、标记需更换对象的行为, 而非强调“笔”这一实体工具, 语义已出现明显虚化, 且聚焦于具体的标注动作。而例(15)、例(16)和例(17)中的“一笔勾断”、“一笔抹杀”、“一笔抹倒”中的“笔”, 已完全脱离实体工具的语义, 通过“具体动作代抽象行为”的隐喻映射, 指代“彻底终结某事物的动作”, 语义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例(15)的“一笔勾断”并非指用笔画线勾断某件实物, 而是通过“勾断”这一具体的书写标注动作, 隐喻“彻底放下、终结对功名富贵的执念”这一抽象行为。例(16)“一笔抹杀”意为彻底否定、废除前后所有的审理文书与口供。此处的“笔”完全脱离实体工具语义, “抹杀”本意为用笔画去痕迹, 此处通过“笔画去痕迹”这一具体动作, 隐喻“彻底否定、废除某事物”的抽象行为。例(17)“一笔抹倒”则是通过“抹倒”这一具体的书写动作, 隐喻“彻底否定、全盘否定某一事物”的抽象行为。

### 3.3. “笔”演变成名量词

清代是“笔”演变为名量词的关键阶段, 这一语法化演变并非偶然, 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动因, 其直接推动力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带动的财务记录体系的成熟与完善。清代以来, 商品贸易往来日益频繁, 官府的赋税征收、民间的商业交易往来以及钱庄的票据流通等各类经济活动, 均离不开毛笔这一核心书写工具来完成记录工作。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 每一项财务事务的发生, 必然对应着一次毛笔书写记录的动作, 二者形成了固定的关联的, “笔”便自然成为连接“财务事项”与“记录行为”的计量中介, 逐步形成了“工具—记录—计量”的完整认知链条, 其语义也从之前描述“书写动作”进一步虚化, 最终发展出计量功能, 成为名量词。此时“笔”的量词性用法具有明确的领域指向, 主要集中在财务领域的计量, 搭配对象多为账目、款项等具体的财务事项。如:

(18) 算是借与宦成的, 记一笔帐在那里。(《儒林外史》)

(19) 今天又承解了一笔京款。(《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20) 料想不至于要赖这一笔钱。(《九尾龟》)

例(18)“一笔帐”、例(19)“一笔京款”、例(20)“一笔钱”中的“笔”,通过“记录结果代记录对象”的转喻,实现对财务事项的计量,此时“笔”已具备名量词的核心特征:依附数词、无独立词汇意义、仅表计量功能。

随着清代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笔”作为财务领域名量词使用频率的不断增加,其计量范围不再局限于财务领域,而是逐步突破原有边界,延伸至“商业行为”与“抽象事物”两大领域,实现了量词语义的进一步拓展。其中,在“商业领域”,“笔”的计量对象扩展到订单、生意等各类商业往来事项。这一延伸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人们在商业活动中,经常会用笔来签署各种各样的文件,来确认确实发生了商业活动[7]。并且这类商业活动本质上是财务关系的延伸与拓展,商业订单、生意往来最终都会落脚到财务结算,与财务事项有着天然的关联,因此“笔”的计量功能自然能够覆盖这类对象。如:

(21) 这样一笔订单无疑令波音和麦道大为震惊。(《人民日报》)

例(21)中“一笔订单”用“笔”计量商业活动中的订单,订单是商业交易的核心凭证,是衔接买卖双方的关键载体,其背后对应着明确的货款支付、账务记录等财务行为,是财务事项在商业流程中的具体体现。

在“抽象事物”领域,“笔”通过隐喻映射,搭配人情、损失、精神财富等非实体概念,将“抽象关系或价值”类比为“可记录的财务事项”,如:

(22) 央人求告,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23) 如果将全国报废的建设项目都加到一起,那该是多么惊人的一笔损失。(《人民日报》)

(24) 茶道是我们先祖留下来的一笔精神财富。(网络语料)

例(22)中的“一笔人情”将“人情”作为一种抽象的情感亏欠与回报关系,例(23)中的“一笔损失”将“损失”作为抽象的价值损耗,例(24)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将“精神价值”当作“可积累的财物”。这些词用“一笔”去修饰,都被赋予可计量、可清算的属性,体现“具体认知域向抽象认知域”的隐喻映射。

## 4. 汉语“笔”的语法化机制

Traugott 和 Hopper 认为语法化的主要机制有重新分析和类推[8]。在此基础上,吴福祥认为语法化的机制包括五个,即重新分析,类推,隐喻,转喻和语法复制[9]。其中隐喻与转喻同时也是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范畴,为探析语法化的认知动因提供了关键视角。何孟谦和邓时忠指出名词临时或永久作为量词,虽然其在构成方式表现出多种多样,但它们背后都藏有认知语言学基础[1]。基于此,本文将隐喻和转喻为切入点,具体探究“笔”由名词向量词演变的语法化机制。

“笔”的语法化过程中转喻和隐喻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呈现出协同作用的特征:转喻是“笔”的语法化的初始动力,推动“笔”从实体名词向动作义成分、再向财务量词演变,完成语法化的核心过程;隐喻是“笔”的语法化的拓展动力,推动“笔”的计量范围从具体的财务领域向抽象的商业、价值领域延伸,实现语法功能的进一步拓展。二者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了“笔”语法化的核心认知机制。

### 4.1. 转喻机制:语法化的初始动力

转喻是基于“邻近性”的认知过程,即利用两个事物在现实世界、认知领域中存在的密切关联,用

一个事物代指另一个事物[10]。转喻是“笔”语法化的初始动力。在“笔”的语法化过程中,转喻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核心阶段,推动其完成从实体工具到财务量词的关键转变。

第一阶段为工具代动作的转喻,这一机制推动“笔”从实体书写工具向表动作义的成分演变。人类会依据自身经验,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建立相对稳定的关联模式,即认知框架[11]。在这一认知框架中,“笔”作为书写工具,与“书写动作”具有天然且不可分割的邻近关系:书写动作依赖于笔的使用,而笔的核心功能便是执行书写动作,二者构成“工具—动作”的紧密关联。基于这种邻近性,人们自然会用“笔”来转指“借助笔所完成的书写、勾画等动作”,这一认知关联正是人类在经验基础上自发形成的。在宋代,这种转喻机制推动“笔”的语义彻底脱离实体工具,延伸为书写动作单位、具体勾画动作,成为抽象动作义成分,完成了语义虚化的核心过程,为后续向量词演变奠定了认知基础。

第二阶段,动作结果代动作对象的转喻,这一机制推动“笔”从动作义成分向财务量词演变。在清代的财务记录体系中,“一次书写记录动作”会产生“一份账目、款项的记录结果”,而这一记录结果又与“一项实际的财务事项”形成一一对应的邻近性,三者构成了“书写动作—记录结果—财务事项”的认知链条。基于这种邻近性,人们通过“动作结果代动作对象”的转喻,将“笔”与“财务事项”绑定,用“笔”来计量财务事项,最终使“笔”凝固为表财务计量的名量词,完成了语法化的核心过程。

#### 4.2. 隐喻机制:语法化的拓展动力

对于那些不具备空间属性的名词,人们难以直接感知其个体的大小、数量、高低、厚薄、聚散等空间特征,便会借助隐喻或转喻的认知方式,为这类事物赋予空间性特征,进而实现对其量的把握与认知[12]。“笔”的计量范围从具体的财务领域向商业、抽象价值等领域延伸,正是借助了隐喻机制。隐喻是基于“相似性”的认知过程,即把一个认知领域的特征映射到另一个认知领域,通过类比建立两个领域之间的关联[10]。商业与抽象价值领域的量虽难以直观感知,但与财务领域存在内在关联,通过隐喻投射便可实现计量。这一过程推动了“笔”的语法功能进一步泛化与固化。

隐喻机制在“笔”的量词功能拓展中,主要体现为两次核心的域映射,均基于“相似性”建立关联,将财务领域的计量模式延伸至其他领域。

第一次,财务领域向商业领域的域映射。财务领域是“笔”作为量词的源域,商业领域是目标域,二者具有“可往来、可记录、可计量、有价值交换”的显著相似性。财务事项的核心是资金的往来与计量,商业事项的核心是商品、服务的往来与价值交换,本质上都是“可记录、可计量的往来关系”。基于这种相似性,人们将财务领域的“数词+笔+名词”计量模式,映射到商业领域,使“笔”的计量范围自然延伸至生意、订单、交易等商业名词,实现了计量范围的横向拓展。

第二次,具体计量领域向抽象价值领域的域映射。具体的财务、商业计量领域是源域,抽象价值领域是目标域,人们将“抽象的关系、价值、成果”与“具体的财务事项”进行类比,利用二者的相似性建立关联,如“人情”具有“往来性”,与财务往来相似;“精神财富”具有“积累性”,与财物积累相似;“损失”具有“价值性”,与财务亏损相似。基于这种相似性,人们将具体计量领域的“数词+笔+名词”计量模式,映射到抽象价值领域,使“笔”的计量范围延伸至人情、损失、精神财富等抽象名词,实现了计量范围的纵向深化。

#### 4.3. 转喻与隐喻的协同特征

在“笔”的语法化过程中,转喻与隐喻并非割裂的,而是呈现出先转喻、后隐喻的协同特征,二者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构成了完整的认知链条。转喻机制先推动“笔”从实体工具向动作义成分演变,再向财务量词演变,完成语法化的核心过程,为隐喻机制的发挥奠定了基础;隐喻机制则在转喻的基础上,

推动“笔”的量词功能进一步拓展,实现语法化的深化与泛化。没有转喻,“笔”无法完成从实义名词到语法量词的核心转变;没有隐喻,“笔”的量词功能将局限于财务领域,无法形成现代汉语中的多领域计量格局。二者的协同作用,是“笔”语法化能够完整完成、并形成独特特征的核心认知原因。

## 5. 工具量词“笔”与“架”的语法化路径的横向比较

“架”本义为起支撑、搭设作用的实体工具,是典型的支撑类工具名词。如例(25)中“架”就是名词,表示支撑、悬挂、搁置衣物的架子。“架”从名词变成量词的语法化路径与工具量词“笔”的语法化路径类似,也借助了转喻与隐喻的机制。转喻机制为“架”的量词化提供初始可能:“架”本义为房屋的支撑构件,与房屋构成部分-整体的邻近性认知关联,借助转喻由建筑构件代指整体建筑,从而获得计量房屋的初步量化功能,完成从实体名词到计量成分的关键转变,如(26)中的“堂五间九架”。在此基础上,空间结构隐喻推动计量范围实现突破性拓展:人们将“房屋支撑构架”的核心结构特征,通过隐喻映射到具有相似支撑、支架、骨架或机械框架结构的其他实体器物上,使“架”不再局限于计量房屋,而是逐步扩展至传统器物,如例(27)中的“一架琴”,并进一步延伸到现代机械与仪器,如例(28)和例(29)中的“一架相机”“一架望远镜”。由此,“架”借助转喻完成初始量词化、隐喻实现范畴泛化,最终实现计量范围从单一建筑领域到多元实体器物的全面突破与拓展。

(25) 凡以竿为衣架者,名篋。(《尔雅·释器疏》)

(26) 三品堂五间九架。(《新唐书》)

(27) 不是墨盒而是一架琴。(网络语料)

(28) 能多卖出去一架相机,就算为厂分了一点忧。(《人民日报》)

(29) 但通过一架望远镜,哪怕在山村里,也能探索未知的世界,我又觉得无比神奇。(《人民日报》)

“笔”与“架”作为工具类名词语法化的典型个案,二者均呈现转喻为初始动力、隐喻为拓展动力的协同演变路径,这一模式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解释力。但应当指出,这一协同模式并非工具类名词语法化的唯一路径。受语义特征、使用场景、社会需求等多重因素影响,工具类名词的语法化在机制选择与组合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部分成员可能仅依靠转喻、隐喻等单一认知机制,或结合重新分析、类推等其他语法化手段完成演变。因此,本文的分析旨在提供典型参照与核心解释框架,而非对所有工具量词做出统一概括。

## 6. 结语

本文探究了工具类名词“笔”的语义的历时演变过程,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笔”的语法化机制。研究发现“笔”从工具名词演变成工具量词这一过程深受人类认知的影响。这可为探究工具量词的发展演变规律提供实证例证。“笔”作为量词的搭配范围始终与本义所承载的工具属性、使用场景存在深层语义关联,并非无规律的任意搭配,这可为对外汉语教学提供参考,帮助学习者理解“笔”从“工具”到“量词”的演变逻辑,避免机械记忆搭配规则。

##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自然会话中白谎策略的认知语用研究(AHSKY2024D111)。

## 参考文献

- [1] 何孟谦,邓时忠.谈谈现代汉语中借自名词的量词[J].科教文汇(下半月),2006(14):158-159.
- [2] 喻锦,王兴书.工具名量词的语法特征及认知机制[J].文教资料,2019(26):29-30+20.

- 
- [3] 过国娇. 汉语工具名词借用为动量词的认知机制[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142-147.
- [4] 过国娇. 汉语工具动量词的历时考察及成因探析[J]. 黄山学院学报, 2013(4): 64-69.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68.
- [6] 许慎. 说文解字: 附音序、笔画检字[M]. 徐铉, 校定.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60.
- [7] 赖丽珍, 李丽娟. 量词“笔”与“项”语义特征比较研究[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8): 312-313.
- [8] Traugott, E.C. and Hopper, P.J. (200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吴福祥. 也谈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J]. 语文研究, 2021(2): 1-12.
- [10]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1] 沈家煊. 转指和转喻[J]. 当代语言学, 1999(1): 3-15+61.
- [12] 刘晨红. 名词作临时物量词的认知机制[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134-136.